

<<鲜血梅花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鲜血梅花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43091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43096

出版时间：2008-5-1

出版时间：作家出版社

作者：余华

页数：14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鲜血梅花>>

前言

这是我从1986年到1998年的写作旅程，十多年的漫漫长夜和那些晴朗或者阴沉的白昼过去之后，岁月留下了什么？

我感到自己的记忆只能点点滴滴地出现，而且转瞬即逝。

回首往事有时就像是翻阅陈旧的日历，昔日曾经出现过的欢乐和痛苦的时光成为了同样的颜色，在泛黄的纸上字迹都是一样的暗淡，使人难以区分。

这似乎就是人生之路，经历总是比回忆鲜明有力。

回忆在岁月消失后出现，如同一根稻草漂浮到溺水者眼前，自我的拯救仅仅只是象征。

同样的道理，回忆无法还原过去的生活，它只是偶然提醒我们：过去曾经拥有过什么？

而且这样的提醒时常以篡改为荣，不过人们也需要偷梁换柱的回忆来满足内心的虚荣，使过去的人生变得丰富和饱满。

我的经验是写作可以不断地去唤醒记忆，我相信这样的记忆不仅仅属于我个人，这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形象，或者说是一个世界在某一个人心灵深处的烙印，那是无法愈合的疤痕。

我的写作唤醒了我记忆中无数的欲望，这样的欲望在我过去生活里曾经有过或者根本没有，曾经实现过或者根本无法实现。

我的写作使它们聚集到了一起，在虚构的现实里成为合法。

十多年之后，我发现自己的写作已经建立了现实经历之外的一条人生道路，它和我现实的人生之路同时出发，并肩而行，有时交叉到了一起，有时又天各一方。

因此，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——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，因为我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来。

写作使我拥有了两个人生，现实的和虚构的，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，当一个强大起来时，另一个必然会衰落下去。

于是，当我现实的人生越来越贫乏之时，我虚构的人生已经异常丰富了。

这些中短篇小说选集所记录下来的，就是我的另一条人生之路。

与现实的人生之路不同的是，它有着还原的可能，而且准确无误。

虽然岁月的流逝会使它纸张泛黄字迹不清，然而每一次的重新出版都让它焕然一新，重获鲜明的形象。

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热爱写作的理由。

——余华 1999年4月7日

<<鲜血梅花>>

内容概要

《鲜血梅花》是我文学经历中异想天开的旅程，或者说我的叙述是在想象的催眠里前行，奇花异草历历在目，霞光和云彩转瞬即逝。

于是这里收录的五篇作品仿佛梦游一样，所见所闻飘忽不定，人物命运也是来去无踪。

梅花剑几代相传，传至阮进武手中，已有七十九朵鲜血梅花。

阮进武横行江湖二十年，在剑上增添二十朵梅花。

梅花剑一旦出鞘，血光四射。

<<鲜血梅花>>

作者简介

余华，1960年4月3日生于中国浙江杭州，3岁时随父母迁至海盐，在海盐读完小学和中学，曾经从事过5年的牙医工作，1983年开始写作，至今已经出版长篇小说4部，中短篇小说集6部，随笔集3部，其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，在近三十个国家出版。

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-卡佛文学奖（1998年），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（2004年），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（2005年）等。

现为杭州市文联专业作家。

<<鲜血梅花>>

书籍目录

自序鲜血梅花古典爱情往事与刑罚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祖先

<<鲜血梅花>>

章节摘录

鲜血梅花 一 一代宗师阮进武死于两名武林黑道人物之手，已是十五年前的依稀往事。在阮进武之子阮海阔五岁的记忆里，天空飘满了血腥的树叶。

阮进武之妻已经丧失了昔日的俏丽，白发像杂草一样在她的头颅上茁壮成长。经过十五年的风吹雨打，手持一把天下无敌梅花剑的阮进武，飘荡在武林中的威风如其妻子的俏丽一样荡然无存了。

然而在当今一代叱咤江湖的少年英雄里，有关梅花剑的传说却经久不衰。

一旦梅花剑沾满鲜血，只需轻轻一挥，鲜血便如雪花般飘离剑身。

只留一滴永久盘踞剑上，状若一朵袖珍梅花。

梅花剑几代相传，传至阮进武手中，已有七十九朵鲜血梅花。

阮进武横行江湖二十年，在剑上增添二十朵梅花。

梅花剑一旦出鞘，血光四射。

阮进武在十五年前神秘死去，作为一个难解之谜，在他妻子心中一直盘踞至今。

那一日的黑夜寂静无声，她在一片月光照耀下昏睡不醒，那时候她的丈夫在屋外的野草丛里悄然死去了。

在此后的日子里，她将丈夫生前的仇敌在内心一一罗列出来，其结果却是一片茫然。

在阮进武生前的最后一年里，有几个明亮的清晨，她推开屋门，看到了在阳光里闪烁的尸体。

她全然不觉丈夫曾在深夜离床出屋与刺客舞剑争生。

事实上在那个时候，她已经隐约预感到丈夫躺在阳光下闪烁不止的情形。

这情形在十五年前那个宁静之晨栩栩如生地来到了。

阮进武仰躺在那堆枯黄的野草丛里，舒展的四肢暗示着某种无可奈何。

他的双眼生长出两把黑柄的匕首。

近旁一棵萧条的树木飘下的几张树叶，在他头颅的两侧随风波动，树叶沾满鲜血。

后来，她看到儿子阮海阔捡起了那几张树叶。

阮海阔以树根延伸的速度成长起来，十五年后他的躯体开始微微飘逸出阮进武的气息。

然而阮进武生前的威武却早已化为尘土，并未寄托到阮海阔的血液里。

阮海阔朝着他母亲所希望的相反方向成长，在他二十岁的今天，他的躯体被永久地固定了下来。

因此，当这位虚弱不堪的青年男子出现在他母亲眼前时，她恍恍惚惚体会到了惨不忍睹。

但是十五年的忍受已经不能继续延长，她感到让阮海阔上路的时候应该来到了。

在这个晨光飘洒的时刻，她首次用自己的目光抚摸儿子，用一种过去的声音向他讲述十五年前的这个时候，他的父亲躺在野草丛里死去了，她说：“我没有看到他的眼睛。”

她经过十五年时间的推测，依然无法确知凶手是谁。

“但是你可以去找两个人。”

她所说的这两个人，曾于二十年前在华山脚下与阮进武高歌比剑，也是阮进武威武一生惟一没有击败过的两名武林高手。

他们中间任何一个都会告诉阮海阔杀父仇人是谁。

“一个叫青云道长，一个叫白雨潇。”

青云道长和白雨潇如今也已深居简出，远离武林的是是非非。

尽管如此，历年来留存于武林中的许多难解之谜，在他俩眼中如一潭清水一样清晰可见。

阮海阔在母亲的声音里端坐不动，他知道接下去将会出现什么，因此几条灰白的大道和几条翠得有些发黑的河流，开始隐约呈现出来。

母亲的身影在这个虚幻的背景前移动着，然后当年与父亲一起风流武林的梅花剑，像是河面上的一根树杆一样漂了过来。

阮海阔在接过梅花剑的时候，触摸到母亲冰凉的手指。

母亲告诉他：剑上已有九十九朵鲜血梅花。

她希望杀夫仇人的血能在这剑身上开放出一朵新鲜的梅花。

<<鲜血梅花>>

阮海阔肩背梅花剑，走出茅屋。

一轮红日在遥远的天空里漂浮而出，无比空虚的蓝色笼罩着他的视野。置身其下，使他感到自己像一只灰黑的麻雀独自前飞。

在他走上大道时，不由回头一望。

于是看到刚才离开的茅屋出现了与红日一般的颜色。

红色的火焰贴着茅屋在晨风里翩翩起舞。

在茅屋背后的天空中，一堆早霞也在熊熊燃烧。

阮海阔那么看着，恍恍惚惚觉得茅屋的燃烧是天空里掉落的一片早霞。

阮海阔听到了茅屋破碎时分裂的响声，于是看到了如水珠般四溅的火星。

然后那堆火轰然倒塌，像水一样在地上洋溢开去。

阮海阔转身沿着大道往前走，他感到自己跨出去的腿被晨风吹得飘飘悠悠。

大道在前面虚无地延伸。

母亲自焚而死的用意，他深刻地领悟到了。

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，已无他的栖身之处。

没有半点武艺的阮海阔，肩背名扬天下的梅花剑，去寻找十五年前的杀父仇人。

二 母亲死前道出的那两个名字，在阮海阔后来无边无际的寻找途中，如山谷里的回声一般空空荡荡。

母亲死前并未指出这两人现在何处，只是点明他俩存在于世这个事实。

因此阮海阔行走在江河群山，集镇村庄之中的寻找，便显得十分渺小和虚无。

然而正是这样的寻找，使阮海阔前行的道路出现无比广阔的前景，支持着他一日紧接一日的漫游。

阮海阔在母亲自焚之后踏上的那条大道，一直弯弯曲曲延伸了十多里，然后被一条河流阻断。

阮海阔在走过木桥，来到河流对岸时，已经忘记了自己所去的方向，从那一刻以后，方向不再指导着他。

他像是飘在大地上的风一样，随意地往前行走。

他经过的无数村庄与集镇，尽管有着百般姿态，然而它们以同样颜色的树木，同样形状的房屋组成，同样的街道上走着同样的人。

因此阮海阔一旦走入某个村庄或集镇，就如同走入了一种回忆。

这种漫游持续了一年多以后，阮海阔在某一日傍晚时分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。

十字路口的出现，在他的漫游里已经重复了无数次。

寻找青云道长和白雨潇，在这里呈现出几种可能。

然而在阮海阔绵绵不绝的漫游途中，十字路口并不比单纯往前的大道显示出几分犹豫。

此刻的十字路口在傍晚里接近了他。

他看到前方起伏的群山，落日的光芒从波浪般连结的山峰上放射出来，呈现一道山道般狭长的辉煌。

而横在前方的那条大道所指示的两端，却是一片荒凉的泥土，霞光落在上面，显得十分粗糙。

因此他在接近十字路口的时候，内心已经选择了一直往前的方向。

正是一直以来类似于这样的选择，使他在一年多以后，来到了这里。

然而当他完成了对十字路口的选择以后很久，他才蓦然发现自己已经远离了那落日照耀下的群山。

出现了这样一个事实，他并没有按照自己事前设计的那样一直往前，而是在十字路口处往右走上了那条指示着荒凉的大道。

那时候落日已经消失，天空出现一片灰白的颜色。

当他回首眺望时，十字路口显得含含糊糊，然后他转回身继续在这条大道上往前走。

在他重新回想刚才走到十字路口处的情景时，那一段经历却如同不曾有过一样，他的回想在那里变成了一段空白。

他的行走无法在黑夜到来后终止，因为刚才的错觉，使他走上了一条没有飘扬过炊烟的道路。

直到很久以后，一座低矮的茅屋才远远地出现，里面的烛光摇摇晃晃地透露出来，使他内心出现一片午后的阳光。

<<鲜血梅花>>

他在接近茅屋的时候，渐渐嗅到了一阵阵草木的艳香。

那气息飘飘而来，如晨雾般弥漫在茅屋四周。

他走到茅屋门前，伫立片刻，里面没有点滴动静。

他回首望了望无边的荒凉，便举起手指叩响了屋门。

屋门立即发出一声如人惊讶的叫唤，一个艳丽无比的女子站在门内。

如此突然的出现，使他一时间不知所措。

他觉得这女子仿佛早已守候在门后。

然而那女子却是落落大方，似乎一眼看出了他的来意，也不等他说话，便问他是否想在此借宿。

他没有说话，只是随着女子步入屋内，在烛光闪烁的案前坐落。

借着昏暗的烛光，他细细端详眼前这位女子，依稀觉得这女子脸上有着一层厚厚的胭脂。

胭脂使她此刻呈现在脸上的迷人微笑有些虚幻。

然后他发现女子已经消失，他丝毫没有觉察到她消失的过程。

然而不久之后他听到了女子在里屋上床时的响声，仿佛树枝在风中摇动一样的响声。

女子在里屋问他：“你将去何处？”

“那声音虽只是一墙之隔，却显得十分遥远。

声音唤起了母亲自焚时茅屋燃烧的情景，以及他踏上大道后感受到的凉风。

那一日清晨的风，似乎正吹着此刻这间深夜的茅屋。

他告诉她：“去找青云道长和白雨潇。”

“于是女子轻轻坐起，对阮海阔说：“若你找到青云道长，替我打听一个名叫刘天的人，不知他现在何处？”

你就说是胭脂女求教于他。

“阮海阔答应了一声，女子复又躺下。

良久，她又询问了一声：“记住了？”

“记住了。”

阮海阔回答。

女子始才安心睡去。

阮海阔一直端坐到烛光熄灭。

不久之后黎明便铺展而来。

阮海阔悄然出门，此刻屋外晨光飘洒，他看到茅屋四周尽是一些奇花异草，在清晨潮湿的风里散发着阵阵异香。

阮海阔踏上了昨日离开的大道，回顾昨夜过来的路，仍是无比荒凉。

而另一端不远处却出现了一条翠绿的河流，河面上漂浮着丝丝霞光。

阮海阔走向了河流。

多日以后，当阮海阔重新回想那一夜与胭脂女相遇的情形，已经恍若隔世。

阮海阔虽是武林英雄后代，然而十五年以来从未染指江湖，所以也就不曾听闻胭脂女的大名。

胭脂女是天下第二毒王，满身涂满了剧毒的花粉，一旦花粉洋溢开来，一丈之内的人便中毒身亡。

故而那一夜胭脂女躲入里屋与阮海阔说话。

三 阮海阔离开胭脂女以后，继续漫游在江河大道之上，群山村庄之中。

如一张漂浮在水上的树叶，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。

然而在不知不觉中，阮海阔开始接近黑针大侠了。

黑针大侠在武林里的名声，飘扬在胭脂女附近，已在江湖上威武了十来年。

他是使暗器的一流高手。

尤其是在黑夜里，每发必中。

暗器便是他一头黑发，黑发一旦脱离头颅就坚硬如一根黑针。

在黑夜里射出时没有丝毫光亮。

黑针大侠闯荡江湖多年，因此头上的黑发开始显出了荒凉的景致。

阮海阔无尽的行走，在他离开胭脂女多月以后，出现在了某一个喧闹的集镇的街市上。

<<鲜血梅花>>

那已是傍晚时刻，一直指引着他向前的大道，在集镇的近旁伸向了另一个方向。

如果不是傍晚的来临，阮海阔便会继续遵照大道的指引，往另一个方向走去。

然而傍晚改变了他的意愿，使他走入了集镇。

他知道自己翌日清晨以后，会重新踏上这条大道。

阮海阔行走在街上，由于长久的疲倦，使他觉得自己如一件衣服一样飘在喧闹的人声中。

因此当他走入一家客店之后不久，便在附近楼台上几位歌妓轻声细语般的歌声里沉沉睡去了。

在黎明来到之前，阮海阔像是窗户被风吹开一样苏醒过来。

那时候月光透过窗棂流淌在他的床上，户外寂静无声。

阮海阔睁眼躺了良久，后来听到了几声马嘶。

马嘶声使他眼前呈现出了夜晚离开的那条大道。

大道延伸时茫然若失的情景，使他坐了起来，又使他离开了客店。

事实上，在月光照耀下的阮海阔，离开集镇以后并没有踏上昨日的大道，而是被一条河流旁的小路招引了过去。

他沿着那条波光闪闪的河流走入了黎明，这才发现自己身在何处，而在此之前，他似乎以为自己一直走在昨日继续下去的大道上。

那时候一座村庄在前面的黎明里安详地期待着他。

阮海阔朝村庄走去。

村口有一口被青苔包围的井和一棵榆树，还有一个人坐在榆树下。

坐在树下那人在阮海阔走近以后，似看非看地注视着他。

阮海阔一直走到井旁，井水宁静地制造出了另一张阮海阔的脸。

阮海阔提起井边的木桶，向自己的脸扔了下去。

他听到了井水如惊弓之鸟般四溅的声响。

他将木桶提上来时，他的脸在木桶里接近了他。

阮海阔喝下几口如清晨般凉爽的井水，随后听到树下那人说话的声音：“你出来很久了吧？”

阮海阔转身望去，那人正无声地望着他。

仿佛刚才的声音不是从那里飘出。

阮海阔将目光移开，这时那声音又响了起来：“你去何处？”

阮海阔继续将目光飘到那人身上，他看到清晨的红日使眼前这棵树和这个人散发出闪闪红光。

声音唤起了他对青云道长和白雨潇虚无缥缈的寻找。

阮海阔告诉他：“去找青云道长和白雨潇。”

这时那人站立起来，他向阮海阔走来时，显示了他高大的身材。

但是阮海阔却注意到了他头颅上荒凉的黑发。

他走到阮海阔身前，用一种不容争辩的声音说：“你找到青云道长，就说我黑针大侠向他打听一个名叫李东的人，我想知道他现在何处。”

阮海阔微微点了点头，说：“知道了。”

阮海阔走下井台，走上了刚才的小路。

小路在潮湿的清晨里十分犹豫地向前伸长，阮海阔走在上面，耳边重新响起多月前胭脂女的话语。

胭脂女的话语与刚才黑针大侠所说的，像是两片碰在一起的树叶一样，在他前行的路上响着同样的声音。

四 阮海阔在时隔半年以后，在一条飘着枯树叶子的江旁与白雨潇相遇。

那时候阮海阔漫无目标的行走刚刚脱离大道，来到江边。

渡船已在江心摇摇晃晃地漂浮，江面上腾着一层薄薄的水气。

一位身穿白袍，手持一柄长剑的老人正穿过无数枯树向他走来。

老人的脚步看去十分有力，可走来时却没有点滴声响，仿佛双脚并未着地。

老人的白发白须迎风微微飘起，飘到了阮海阔身旁。

渡船已经靠上了对岸，有三个行人走了上去。

然后渡船开始往这边漂浮而来。

<<鲜血梅花>>

白雨潇站在阮海阔身后，看到了插在他背后的梅花剑。黝黑的剑柄和作为背景波动的江水同时进入白雨潇的视野，勾起无数往事。而正在接近的渡船，开始隐约呈现出阮进武二十年前在华山脚下的英姿。

渡船靠岸以后，阮海阔先一步跨入船内，船剧烈地摇晃起来，可当白雨潇跨上去后，船便如岸上的磐石一样平稳了。船开始向江心渡去。

虽然江水急涌而来，拍得船舷水珠四溅，可坐在船内的阮海阔却感到自己仿佛是坐在岸上一样。故而刚才伫立岸边看渡船摇晃而去的情景，此刻回想起来觉得十分虚幻。阮海阔看着江岸慢慢退去，却没有发现白雨潇正以同样的目光注视着他。

<<鲜血梅花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